

管

子

權

管子權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①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耶抑
管氏布行而彘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
家最奇寃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
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盛楚越之滅吳都
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陷而滅亡也②通戰
危事也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震女脫兔懼
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
陷將神不揚曰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艱阻憂

虞將神不爽曰懼險險多謀則速中小事不從大

事不吉苟懼才禍則事無也戰而懼險此謂速中方

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分其師衆人既迷

必其將亡之道力是既速或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

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

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醜我反作

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動作者比於醜我反作

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應者我必無通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

功故近於醜兩動相醜強弱未判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而彼作

如此者近動誠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

於見距也管千霍卷十五二四九十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其度者

則為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其利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作常能從理通帝

使我靜而脩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

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鈴陰節勝于為主故

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

逆節萌生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

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

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

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

其刑

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

天乃遠之故其事不成天因人聖人因天所編先

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天而動人事

不後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者乃為客矣動人事

不起勿為始不謂先人事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

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

將建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

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

人則發助而成如此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

留全其素首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未得天

管子惟 卷五

極則隱於德

則未得與天同極也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而成功之

既成其功順守其德

若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

既成其功順守其德

人不能代送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

功之道羸縮為竅

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為竅

母亡天極究數而止

但盡天之數而為一羸縮究止功

成名逐身退也故窮寇勿追蹟武必敗事若未成

母改其形母失其始

不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

待令而起

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故曰

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

道也 羸羸縮縮因而

為當

必行哉頓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故勸其事也

死死生也。因天地之

形

死生錯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

天地之形。聖人成之。

因天地之

形則無不成也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

但能法則大盡小無不利

行之者有天下

所謂唯天為通。湯武之革命順天

而應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

不敢以先人。

常執謙以下物

中靜不留。

中心安靜無所留著

裕德無

求。

道德純裕

形於女色。

女之容色靜

通狀兵以女

志曰。始若處女。敎人開戶。故女從人者。也不敢以

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饋。作因而乘瑕。無不勝矣。

陰節勝陽後起者王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

柔安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濟作也雖復為政

靜樂不與物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

爭濟動亂也與復有所行於不敢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與

與為也與我爭勇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德而故不犯天

時不亂民功所化亂也而時養人持四時之政先

德後刑刑以春夏順於天既順於人微度人度人之所宜以

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所至於周則性也萬物無

人不能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康也是陰藏之

盡矣

周陰節明陽節也周周康也是陰藏之

義善明者周不能殺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於

者必為善明。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

無能為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

大明也。大明獨在君也。大明之先可以奪信。奪信振起

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

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可代索而不得求之招搖。

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

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

而取則通招搖隨帝車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

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

天不能違時而况人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
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大
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伏綱罟獸所以情厭其走者恐前有犬綱罟
故聖人不執以直道取綱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
天下者忍有大禍故也綱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
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綱罟方其伏陰為大周其
得獸為大明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伏也
不知云云文設武位如其大文三魯言其極
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三魯言其極
也文主常武主變常極而變不極而貴義與德大
武三魯而偃武與力大文三魯言其極
成其德義大武三魯則武進

行也故能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
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逆守于
順

通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勢權書也吾
以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羸縮死生一相
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
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
夏至摠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
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

修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
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
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包乎
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之上龍血玄
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靜
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于靜動乘乎
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
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
險神哉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

櫻人心櫻之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
陰溺而沉則澹滅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
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
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滅則迷
則敗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⑤正一篇爾雅似春秋前文然語古而體板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

曰刑

刑者當故不驚如正之

正之

所以勝也

服之

所以服勝也

刑者

所以勝

飾之

身也

必嚴其令

而民則之

曰政

令

嚴

刑人

作法也

如四時之

不貸

如星辰之

不變

如宵

如晝

如陰

如晝

如陰

如陽

皆有其常

如日月之

明

曰法

用法也

用守

常

不變

之生

之養

之成

之利民

不德

利難及人

不

天下親之

曰德

德用之

無德

無怨

無好

無惡

萬

物

物崇一

陰陽同度

曰道

道之用

刑以弊

之政

以命

命

命

之法

以退

之德

以養

之物

而成

道以明

之非

也刑

以弊

之母

失民

命

刑斷

台理

故令

之以終

其欲

之母徑

行今所以終人之德使之

過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

用法正人之志意不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

人身惡盡則

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以刑之故致刑其民庸心以蔽

斷則濫及不辜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

信聽埋於人

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

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人該道則相付任而

不交罪人當名曰刑

刑之謂其名也

出今時當曰政

當故不改曰法

法不改當故

愛民無私曰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

聚謂衆所宜也能立常

管子

卷十五

八

管子

行政能服信乎

服信則政行常立

中和慎敬能日新乎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衡于也言但法守慎則政平而靜一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

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

其身則能昭政官人也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

能行信正者正

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行日新謂行之理也

守慎正名偽

詐自止

能慎則詐息也

舉人無私臣德咸道

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

合於道也

能負上

上佐天子

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有九變

短語十九

①單言守戰至死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散
叙小言如不成章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②樂土惠君他邦所無往而

無得寧死不往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九功厚則德十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⑤ 旨羌詞濫戰國末之文

⑤嗚呼亡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恭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下者以故書恭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虜桎梏監門而竟莫為葺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騷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

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波七王之廢蒞自欲
行其說而度世主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
違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舉行吾意所謂務
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不務衡務孔一時自詭
而不顧人國久遠也早矣詆痔辱屍之最下流
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為鑑猶且後世之
與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
勿阿世可以演弘先王之遺而不可亂也遺萬
世不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正心誠

意一時之迂焉古之式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雜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性故不禁樂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教故利身體使形無所慮困也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

但任法教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

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

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

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申

兵自強群臣無詐偽首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

莫敢高言益行以過其情以過其主矣

王大也遇待也不取

以謬妄姦言矣行以待其主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

也

埏和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冶之所

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

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

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

而止

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

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

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

法

法行順

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

一法所以齊周

書曰國法

有國者有法也

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

法不一則亂故

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

道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也典主也言法觀宜改法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

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

服行

故曰法

者不可恒也

法教則當

存亡治亂之所從出

法存

治法建則亂亡

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

名為天下君臣之儀表也

上下貴賤皆發焉

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

故曰法古之法也

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

明無請謁之法取人無

間識博學辯說之士

謂社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無

偉服無奇行者

自服奇行皆過越法也

皆囊於法以

事其主

囊者所以懃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

恒者乎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

之

謂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恒也

廢此二者夫法

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

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士

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存詐之人爲託於謀

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衆彊富貴

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達猶珍

恠竒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恠竒物此正法爲恠碎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適無越於法者

聖君之實用也用之法爲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

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

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

法侵陵

謂侵陵於君也

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

持權能廢置君之子後立國相

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

謂用私恩誘百姓使

附剪公財以祿私士

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

凡如

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

謂使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

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

謂

得自通於君如無之也

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

其事

道從也

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

者君也

君始生法故曰生法

守法者臣也

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

民也

人則法君之法

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

謂上主中主危主也

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

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

賞之惡人而私罰之下主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

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

罰之

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

謂損政教之正

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

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

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

故曰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

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是後欲求令行不可得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遠不能淫也此五事解植固而不動奇

邪乃恐所立聖則不可動若奇邪奇革而邪化今則收亡旋及故恐奇音竊則令纒

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華化則令纒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

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

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如

四時之信寒暑之氣未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

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

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

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

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

幸其主。

妄希非分之恩

彼幸而得之則主曰侵

臣得不當得之恩則

主日見侵也

彼幸而不得則怨曰產

若不得所幸則夫怨毒日生也

夫

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

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

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離顧望其臣而為之也

法而聽貴臣

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

此所謂失而威之也

言

臣能感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

謂以金玉主雖未事主也

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

言富人能聽於君也

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

服約謂屈服聽約也

主因離法而

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

言賤人善諂君聽之

近者以偏近親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

也

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

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

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

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

君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

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

殺當其罪故不怨也

其實賜人

者不德也

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

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

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

句以聽於上

句恐懼貌

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

下而不重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

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親

趙曰由原勝
七法勝

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

故有不知也。

九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

夫私者墮殺失位之

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

方以教於國。

方謂異道術也。

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

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

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

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

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

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違令而行

故無罪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
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

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

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

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貴之是教妄舉

也貴不從令從是違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

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今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①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
百慮其家不一國國又忠臣死于非邪臣起
于非功美言可市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執勝也今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百官識蒞惠

也刑罰必也必今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致受故

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

不事之亦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濫求不出

楚。林。檉。當
作。有。關。法

為失也

無所稟出而道留謂之擁
中道而留曰擁下情求不上

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
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

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淫遊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私惠也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適威不兩錯君威

為兩政不二門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以法理國但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舉而置之無不行詐偽則詐偽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輕重立見也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比周於下所以求譽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交合則自進是官何須求用是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跌為罰也

譽為賞罰則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

用私術自然得賞矣

比周以相為匿是

比周者凡

有公是之事皆

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

多為交友致死

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

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忠臣非罪而死

非功

則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

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

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

不一至於庭

謂之名定

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

尊君也

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

百官雖具非以任

國也

各務私事故不任國事

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賢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

官各失人用也與無人同也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

自舉度也

故能匿而不可殺

與有材能則法自蔽也

敗而不

可飾也

無功而取法自量飾也

譽者不能進

無才雖譽

也而誅者不能退也

有功難誅之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

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

明別則易治也

明別則無

治主雖不身下為

謂不為其守而守法為之守也

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①君道主於勝法之流弊也帝王正法勝于民不可下成秦之敗而至不可救則勝之流毒乎小問尔云勝民之為過非天下之大道也書中亦有六一說

②此等文湯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曰先秦而不知微商元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詩皆然以東京進而以宮體雜齊梁以晚唐

盛人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復古者不辨於此也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故

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

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

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

不能無侵奪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中傲也謂疾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
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
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
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也。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邪也然後

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

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

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

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難化而僻

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

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

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

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
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
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疆劫弱衆
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
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
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
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伐輕罪過
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

之心而實合於傷民雖則以愛人而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

二者謂受與傷人

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

良八為盜所言

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

也治莫貴於得齊

非齊人無非人也

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

窘窘則民失其所葆

葆謂所持為生者也

緩則縱縱則淫淫

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

謂上有非人也

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

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

至於利人

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不變與時
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
無不服故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
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
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①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氏本術也至者必
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在

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亡主主富國而然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死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
治之國可冀乎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
治也矣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水安鄉重家
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
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
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
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

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謂曰禁末止奇。不與侈。

靡牙者乎一國何以行之故管子雜家業養之書

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

田荒而國貧矣九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

上徵暴急無時謂從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

倍貸謂貸一運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而澤不足也則民

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借者則計所倍而取庸

也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

春糶謂糶更收其束矣此亦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

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關市糶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

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

倍貸矣

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開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

故亦當一

夫以一民養四主

四主即上

故逃徙者

倍貸之

刑謂有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

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

而五穫

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

中年畝二石一夫

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

能易作

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

終歲之利無道

相過也。

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其利無從相過之也。

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

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

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

霸者積粟故。人

有不生而通。霸不務德而勤于兵。兵粟生之而隨。致死者也。

耗之粟生而不死者王。

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其生無復致死者也。

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

有粟則粟。人歸之。

也者地之所歸也。

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

粟多則天下之

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

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

謂背而去者

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習歐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

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

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

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參夫

今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

寄生之君

言其寄生為生不能長久

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

謂保有其人其

塗固 粟也 治國之道也

管子權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註內業玄所謂內丹釋所謂內典也專主譚道
齋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

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與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大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

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歲於胃中謂

之聖人是故民氣

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

果乎如登於天

果明

杳乎如入於淵

女教反

乎如在於海

海也卒乎

如在於已

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也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力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呼以

而可迎以音克謂其官商使之通有為不如無為調

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成而

智出德成智萬物果得以智安物通定慧得果

果乎如登春乎如入倅乎如海卒乎如在已四言

寫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訣無以及

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會會之

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矣且

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乎

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

其是邪凡心之刑

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

自充自盈

充盈謂完而無

也動自生自成

凡生皮謂每心生必有其所成也

其所以失

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

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

能去憂樂

喜怒欲利心乃反濟

若能去六者則心反通自充

自盈自生自成

道法自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欲既已去餘情何及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

者心之所利也

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若無煩亂折折乎如

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

折折明說言心明察若其側及其求之則忽

起然而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遠如欲窮之則無其

此稽不遠自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通若

然而不可窮日用而不知。即日用其德。心為神

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反濟而安

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不得如

窮無極。狀神之妙。亦稽神之法。耶夫道者所以充

形也。自形內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其

往不復其來不舍。此有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

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通。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

不見其形。

尋至於寸虛道之君乎

淫淫乎與我俱

生。

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

序其成謂之道。

雖無不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⑤氣合神神合

道道因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士

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弋而通成風

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⑥無音卒乎無

形淫淫乎在于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

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曰卒在心曰淫淫生登假

知輝在舟不知

允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心靜氣理道乃

可止理為靜心則氣自朝彼道不遠民得以庶人得以

生則道在人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不知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

窮無所及欲窮之則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

道故惡修心靜音道乃可得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

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

修心則外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形自正也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

未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
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通非如卉木而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

命之天主正天分四時地主平地之生為物人主安

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夫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枝條也喜怒哀取于人之謀也四者謀是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

而從之聖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本不移

中耳目聰明四波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可

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

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思思乃知思則有心故思也

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遠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

以思曰多知為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

死神生心死心生孰知生之于死乎死之為生乎

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知道止定慧相

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知人也道之

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凡

心之形過知失生

其安心之法智過

一物能化謂之

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

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

一故能不易

執一不失能君萬物

無心者主也君子

使物不為物使

無心故能使物得一之理治心在

於中

苟得中則

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

公之謂也

之謂心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

形攝德夫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

言欲正形攝德但德則天之仁

法地之義則德溥也
德自至矣
溥然自至者知不至不知

自至者有強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
照智者

在萬物中義守不惑則常守中
常守中
不以物亂官
官則官

亂不以官亂心
官則
是謂中得
得則
有

神自在身
中得則神自在也
一往一來莫之能惑
神不則

失之必亂
亂也
必治
治神
故除其舍精將

自來精想思之
想思之
寧念治之
寧靜思念
嚴

容畏敬精將至定
但能致
得之而勿捨耳目

不淫心無他圖
耳則不淫心無他慮也
正心在中

耳則不淫心無他慮也
正心在中

萬物得度

心在中而正則無過

道滿天下普在民

所民不能知也

言人皆有道但

一言之解上察於

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

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

委地

何謂解之在於心安

解道者在我心治官乃

治我心安官乃安

皆言之治安也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

無不由心以以歲心

於心也歲心之中又

有心焉

以心歲心

通心一而道與人二道之生

於心二人之生於心尔二二之皆又有心也心以

歲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

以先言

言從音生故音先言

音然後形

有音也

形然後言

有

則足言

然後使

有言氣出命

使然後治

使然後

治

治不同有為之學也經曰心使氣曰脈五生曰祥

不治必亂

使而連

亂乃死

死禍

精存自生其

外安榮

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

內藏以為泉原

藏

於精則無窮

浩然和平以蒸氣淵

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

為氣

淵之不涸四體乃固

生氣之淵不有竭

泉之

不竭九竅遂通

故九竅遂通也

乃能窮天地被四

海

體因竅通故能去

中無惑意外無邪

邪生

管子

卷下

七

故內無感意則邪蓄自銷也

心全於中形全於外

中全則不違

天蓄不遇人害

天蓄人言能積不全者也

遇不違不遇解在

子秋水非其薄之謂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

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

但能正靜則人骨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

骨自強遠皮膚耳目筋骨四驗深于道所以充形也

根心生色德符養微神歲其中非形何驗乎形非

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膚裕寬此理諸

家少發面如鼓頤餘皮項有繇相人以是定其次

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大圜

天

而履大方也

鑒於大清

也通視於大明

也日月

敬慎無忒日新其德

徧知天下窮於四極發其充

充謂是謂內德

於道故然而反此生之忒

忒差也不反守于

允道初几道此下語精理真是經言然大約管子

中論道時總雜不一且精于微而未妙于化猶以

識入非以神解也有之無非無之無必周必密

則慎必寬必舒必舒舒則必堅必固必固堅固則守善勿

舍舍多則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

德德知極則全心中不可蔽匿

有諸內必和

形於外也

於形容

容和者

見於膚色

內揚者

善氣迎人親於

事完惡氣迎人。言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

全

心以慤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

心氣之形明於

日月察於父母。

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覆。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

通不言而聲雷鼓淵然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

冥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

赤子乃能比。赤子賞不足以勸善。

慕賞為善。非本為善。刑不

足以懲過。

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

若不慕賞。不畏刑意。

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心意定而天下聽。

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

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靈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

矣能搏乎能一乎

搏結則自一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

能止乎能已乎

謂正而求諸已也

能勿

求諸人而得之已乎

求人者感通

通逐逐不休求

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已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

求已者必須再思之也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

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入無耶即下言思

之不捨內因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

非強神以索道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能

勿致節齊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

不通則或致鬼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

鬼神者非鬼精神自見其力蓋四體既正血氣既靜

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

不有淫遊事雖遠大通鬼神通之草木備存也思

索生知。近而遇思索通何思何慮多知為欺慢易

生憂。味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

夢生疾。憂志鬱塞懷不疾困乃死。謂病留而死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於內形微薄於外也不蚤為

國生將巽舍

既已內國外薄尚不至於死期也此則食

食

莫若無飽

飽善用

思莫若勿致

致多思者

善制者

不割善沒者不弱善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

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於適之齊彼將自至

中

也言能節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夫出其精

言於

也天地出其形

地出於食以

合此以為人

言合天地精氣以成

人和乃生

二氣和乃成其生也

和乃生天之為也察和之

道人之為也知天之為知人之為以其所知養其

所不知不中天矣不和不生道其精不死

其微不醜

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向

論治在心

此以長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中

論其道理又不離心如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

怒過度則當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不喜不怒平正擅向

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通

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道也論

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凶所以

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

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

詩有清風之

去愛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

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

傷而形不滅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

謂血銷滅而氣涸充攝之間此謂和感間猶中也充攝得

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於和感飽之失度

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

於四末四末支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

困乃邀竭令老則益而邀竭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

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能可消定生慧老

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速故其用

不竭大心而敢

心既浩大
又能勇敢

寬氣而廣

當寬舒其氣
而廣有所容

其形安而不移

形安則志
固故不移

能守一而弃萬苛

守一則惡

頃故流奔
萬牛也

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

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能謂其氣故此於雲意凡
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

人之生也必以其歡

歡則志氣
故生也

憂則失紀怒則失

端

憂怒過常則
失其端紀

憂悲喜怒道乃無處

憂怒則言
道故道無所處

愛慾靜之遇亂正之

謂若愛慾則當靜
遇亂則當正之勿引勿

推福將自歸

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

彼道自來可

藉與謀

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

安而後慮慮而

能得道來可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躊躇滿志

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

一逝

靜則未躁則逝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

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

向中無敗

謂勝理丞連屯象泄散故向中無敗

通得和則理平而丞

之不和則此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養無道戎

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救不新成

通曰禘也
下多禘字
古禘字不

故向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無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上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措之

禪

禘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

古之王者

在伏羲

封泰山

禪云云

云云

云云

在梁父

東慮養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

亭在山

亭山

顯頤

封泰山禪云云帝嘗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

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

上特

山經東其馬懸釣其車也

卑耳即齊語所謂碑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

鄒上山也鄒音腰

所

以為盛江維之圃一茅三春靈藉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

各有一目不行其名曰比

西海致比翼之鳥

各有一翼不此不

飛其名曰鷦鷯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鷓鴣巢穀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襟篇二

①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
佳者入古陽者不足攬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
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
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以時則國必富矣
謂勸力於地利其所
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
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存
凶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廣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
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
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

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

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

城矣其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然則取之若何

其謂取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厚而勿欺厚謂

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

謂美材可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之六致精材者必當責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

可為定數如此則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

不遠千里工酬工匠之庸直三倍他處則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

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國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

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誘以勝致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

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則多見

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通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通不出戶知天下

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

識也語無小不識天下大何有公曰守戰遠見有

患為困者必入守出攻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

守戰之難必死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

人必誠信然後為君夫恃不死之民而

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闢

也

苟下死不信則三闢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

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

曰國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存國也

人既樂本而求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

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

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也而愛之以德

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慎此四者足以治

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

以之理國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

行不在寡昔者天子中享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

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少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憊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

民多詐詐詐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

者驚距疑也距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

其事既善

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

管仲對曰質信極忠

質主

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

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

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

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

渝信也

謂恩澤之命不有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

仁者忠於人也

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

主行於信又能

臨讓如此有禮也

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

百川之流皆從故道

年穀熟

糴貨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

年穀熟則禽食人之食

民不疾

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

善歲謂有年

禁數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禮樂以振其淫

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

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食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

謂善歲也其施

之也。不失有德。

謂凶年也。

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

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

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

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言對。故推令問叔牙。

鮑叔至。公又問焉。鮑

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

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尊。其臣教。君

臣教則君能制。

今君之臣。尊

言德望於君也。

公遵道。繆然

遠。二三子逸餘行而造。

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於無所比。可謂遠。

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
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
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

言欲勝民

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

人君之言當仁以化

勝民為易夫

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既獄而謂有罪者償
謂既錄獄因謂告
數省而

管子
卷之九

法法

法法

法法

法法

法法

法法

法法

法法

法法

嚴誅數皆有罪過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故也禍亟

及於身二世殺刑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

之欲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君之國岷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者傳馬棧最難謂細

棧馬所傳馬棧工于棧果木工于順英浩浩乎

工于下士此小問之其言與澹澹古音新語自謂

芳芳不古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

曲木其次

兩曲木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

而其類而伐敗矣喻小人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直木則失其類

用則君子退也喻君子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

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今魯社塞禱。

社生以血洗落

祝鳧已疵。

獻胙。

祝祝史鳧疾其

祝曰。除君苛疾。

祝令除君與

若之多虛而少實。

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以有桓

桓

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投酒而祭。

之曰。又與君之若賢。

謂君似賢

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

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

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

也。

是心惡善也。故知可與與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泚，古公曰。盤字。

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

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

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

三加其禮，皆不滿足。

強其使者，爭之以死。

不謀不

纓激強之，則爭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

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

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

春物放發，故曰放春。

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隍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城外有兵刃

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

敢自恃自命曰粟

粟之物用難如此然不敢自恃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胸

胸胡胸切乎何其孺子也

胸胸柔順故以孺子也

其壯也燕莊乎何其士也

莊謂苗轉長大至其成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由由悅也實貌茲天

下得之則安為人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

以其

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謂粟禾

兩喻即隰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禾之和，利月合故九合一。匡仲旅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壇不築，則隰之材短耳。隰死而三豎進，五公子爭國而伯逆，稟然則守亦何容易乎？甚哉仲知人也。曰：勿已隰朋可。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瞠然視，闐往立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
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
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

善承教也

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也國子搃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百里傒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遠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

水浩浩然成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寧成

有仇饑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

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言誰當召我授之配

區與之為

寧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

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

彼是邪

桓公與管仲謀時授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

謀於是乃令之復後乎復相代

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後因得察君

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備者

君覽已必當來也

延而上備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容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

上謂使之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

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

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

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

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練經之色

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親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

必應故乎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也。口開而不聞是言莒也。

莒字而口故二君開舉

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

莒於是。

莒莒不服於是知之

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

射明此之謂乎。

言以形色之微也

子其坐寡人與子

同之。

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校祿千鍾公以告

管仲曰君下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

以人之言然後取人

其去人也亦用人

吾不仕矣。

管子權第十六卷終